

温馨系列



童年似梦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# 童年似梦

于晴/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 001 号

## 童年似梦

于 晴 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印刷厂印刷

\*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：6.5

字数：130 千字 印数：5000

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7—224—03254—9/I·328

定价：7.80 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锁锁依然离开了她的表兄，因为她不爱他。

寄人篱下的锁锁，只得过早走入社会。她有云一般美丽的天姿，许多巨商、富豪、政客……为她左右，过着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。当一位英俊潇洒的白马王子出现在她生活中时，她情已独钟，在梦幻般的时刻，拥着梦幻般的他，锁锁的结局如何呢？……

两个都是上海人，都是独生女。

办入学手续那天，南孙只听得身后一个女声叫：“锁锁，这边，锁锁，这边。”

说的是上海话，听在已把粤语当母语的南孙耳中，好不纳罕，怎么会有人叫“骚骚”呢，忍不住回头望，她看到一张雪白的鹅蛋脸，五官精致，嘴角有一粒痣。

当时十二岁的蒋南孙心中便忖：果然有点风骚。

以后，她便叫她骚骚，这个匿称，一下子在女校传开，朱锁锁开头并不悦意，后来却诚意接纳，连英文名字也弃之不用，就叫骚骚。

沪语软糯，妹妹与锁锁此类叠字用粤语读出，声音很浓，用上海话念来，轻快妩媚，完全是两回事。

两个原籍上海的女孩子，虽然已经不大会说——但她们是成了好朋友。

锁锁曾经问南孙：“我们会不会闹翻，会不会不说话，不太叫人难过了。”

南孙答：“说不定会的，又怎样呢，一样可以和好如初，吵管吵，不要决绝分崩就是了。”

两个人读咆吼山庄，深夜躲在房中流泪。

约齐了去买内衣，邻校男孩子递字条过来，她细细详阅。

暑假锁锁时常到蒋家留宿。

锁锁姓朱，却不住在朱家，父母是海员，一年到头，难得出现一次，即使回来，也居无定所，他把锁锁放在舅舅家，一住十年。

舅舅姓区，是广东人，一家人五六个孩子挤在层战前旧楼里，待锁锁并不坏，给她睡尾房，她却与表兄弟姐妹谈不拢。

蒋南孙去过那地方，一道狭窄的木楼梯上去，二楼，门一打开，别有洞天，室内不知给岁月抑或烟火，薰得漆黑，但楼面极高，锁锁的房间有只窗，铁枝已被无数只孩子的手摩娑得乌黑发亮，隔一条巷子，对面是面包店的作场。

窗下的书桌是锁锁做功课兼招呼小朋友的地方，每到下午三点，新鲜面包出炉，香闻十里，南孙爱煞那间小房间的风景，永远忘不了烤面包香。

做面包的伙计只穿内裤操作，使南孙骇笑，男人，对小女孩来说，是多么古怪而又陌生的动物。

一样的发型，用一样的书包，心事，即不一样。

锁锁对南孙说：“舅母对我好，是因为父亲付她许多津贴。”

锁锁对南孙说：“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好，总有原因。”

南孙应：“你母亲爱你，就没有原因。”

锁锁说：“那是因为我听话的女儿。”

南孙说：“照这样说，只要有人对我好，不必详究原因。”

否则你就要求过高，太想不开。”

那是你的家，与父母同住，正常而幸福。

南孙不响。

过了足足一年，她才问锁锁：“猜猜为什么叫南孙？”

锁锁说：“你家的长辈盼望有个男孩。”

是的，蒋氏一家四口，老祖母一直等待男孙出世，南孙的父亲结过两次婚，第一次没有孩子，第二次生下女婴，祖母得到消息，照样叫了牌搭子来搓麻将。一连七天，都有籍口，直至南孙母女出院，没去探望过她们。

然后还给了一个这样的名字。

锁锁说：“你母亲的涵养功夫倒是好。”

南孙说：“在人檐下过，焉得不低头。”

南孙的父亲是二世祖，靠家里生活，这个祖母不比别的祖母，钱的声音最大，老人家一直有尊严。

南孙把事情说出来舒服得多，“你明白了吧。”

锁锁说：“家里面有这样一位生命之源，真正吃不消。”

“毕业之后，我们搬出来住。”

“对，租一间小公寓，两个人住。”

锁锁一直没有提过她的母亲，而南孙从来不问。

蒋太太倒是很喜欢锁锁，常常说：“长大了，也要象两姐妹一样，知道没有。”

她是一个乐观豁达的女子，很有她自己的一套，生下南孙之后，一直没有再怀孕，婆婆再唠叨，只当没听见。

南孙的祖母在晚年改信基督，家里不准赌博，蒋太太改变在外头打牌，天天似上班，朝九宫晚五，自得其乐。

南孙自小白，快乐是要去找的，很少有天生幸福的人。

蒋太太一直同女儿说：“南孙，早知还是多读几年书自己赚钱的好。”

祖母怨，母亲也怨。

其实，她母亲年纪并不大，社会上近四十岁的女性俊彦多的是。

南孙说：“妈妈，你有你的乐趣。”

除去一个长寿而噜嗦的婆婆，蒋太太的生活是丰裕单纯。这些琐事从来不曾烦着年轻人。

夏冬忙着学游水、打球、看电影、买唱片，还有，当然，结交男孩子。

锁锁的出手一直比南孙阔绰，南孙没有固定的零用，凡事都要做伸手派，她向母亲要，妻子向丈夫要，儿子又再向老太太要……很使人气馁的一件事。

但吃用方面，南孙又占着上风，她把锁锁邀请到家中吃饭，而锁锁在外头请她吃奶油杰栗子蛋糕，作为一种交换。

这样一个小客人在家里出入，照说老太太应当有意见，但却从来没说过什么。

因为锁锁长得好？并不见得，老妇不吃这一套，因为锁锁天生好记性，一本圣经自创世记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一直滑溜溜背下去，清脆玲珑，一字不差，令老太叹为观止。



她是这样，在蒋家取得通行证的。

学校里，锁锁的功课亦比南孙好。

南孙较为粗心。

她一直说：“无聊得很，一式题目做十次，第八次不错，第十次也错，我是办大事的人，不拘小节。”

她的大事是替小孩补习，赚取零用。

有些小学生蠢得厉害，南孙说她巴不得切开他们的脑袋，把课本塞进去，再缝好，交差。

两个女孩子在功课上颇有天赋，并不是神童，却不用家长费心，属于逍遥派，大考前夕，例必兵慌马乱，但每次均名列前茅。

升至中学，也考虑到前程问题。

南孙说：“我倘若是男孩，真不必愁，现在看样子，老太太不会继续投资。”

“她会有的，我教你。”

“怎么样，你有办法？”

锁锁笑，“你把诗篇与箴言都背熟了，每日在她面前念一次。”

“对，老太太一欢喜，就送去读精学。”

“总比出来做事好。“你呢？”

“我？”

“是，你。”

“已有一年多没有见过父亲，上一次见到他，他说想退

休。”

“可以考奖学金。”

“我想出来赚钱，过独立的生活。”

“中学毕业生的收入是颇为可耻的。”

“那么就只好搬到你家来了。”

“你知道你是受欢迎的。”

“可是将来万一闯出名堂来，有你这么一个恩人，不知道怎么报答，倒也心烦。”

两人都笑了。

隔一会儿她说：“真想出去留学，我知道祖母有那个钱。”

“那是她的钱。”

“真的，她爱怎么花就怎么花。”

“或许可以求你的父亲。”

“不行，爹说的话，她很不爱听，前年她在怂恿之下买进的股票如今还作废纸压在柜底，她的财产为此不见一大截，不然也不会对我们这么紧。”

锁锁动容，“你们家也有损失？我一直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，只知道舅母一直哭，要同舅舅拚命。”

“我也不晓得，只知道赚的时候人人笑，爹房中装了一具没有字盘号码的电话，随时与股票行联络，连祖母也认为是正当投资，客人来吃饭，我做陪客，一顿饭三小时，往往不离股票，烦死人。”

“现在完了。”

“完了。”

“大人有时比小孩还天真盲目。”

“同学家中，没有不吃亏的。”

“奇怪，每个人都输，谁是赢家？”

南孙笑，“你问我，我又不是经济学家。”

锁锁很有兴趣，“听舅母说，她本来是赚的，一元买进，二元卖出，对本对利，可是股票一直升，于是她又三元买进，四元卖出，赚了之后，回头一望，它还在升，于是她又六元买进，好，这次直往下跌，跌到一角。”

南孙瞪她一眼，“不知你在说甚么。”

“贪婪，她不知何时停止。”

“全城的人都为之疯狂，没甚么好说的。对，我阿姨要回来了，我介绍给你认识，她是少数清醒的人之一，讲出来的话，很有意思。”

“升学的事——”

“骚骚，明年再说吧，彼得张还有没有电话给你？”

“这一年舅母对我十分小心翼翼，比以前更客气，皆因经济情况大不如前，你瞧，股票崩溃，得益是我。”

“彼得也太会玩了，疯得可怕。”

锁锁也同意，“是，听说他吸麻醉剂。”

南孙沉吟，“那十分过火，你认为呢，这种男孩还是疏远的好，你说是不是。”

锁锁说：“我同意。”

真可惜，跳得一脚好舞。

会跳舞的男孩子并不止一个。

南孙从来少不了约会。

穿着校服出去，书包装好走私的跳舞裙及鞋子，在家长开通的同学家中换上，一起出发，玩到十点钟才回家。

从时装杂志学会化妆，南孙始终不敢搽唇膏，年轻的嘴唇特别吸收颜料，很难真正擦掉，叫老祖母看到，麻烦多多。

锁锁则不怕，肆无忌惮地用最流行的玫瑰红，看上去足足象十七岁。

越是家中禁忌的事，越是要做，南孙自己却不明白这种心理。就在她阿姨要回来的前一天晚上，南孙半夜睡醒，热得交关，跑得露厅凉一凉，听见父母在悄悄说话。

他们俩很少交谈，除非是为着甚么要紧的事。

只听得蒋太太轻声抱怨，“你真爱发神经，她那些钱，你便让她吃吃利息算了。”

“利息？一年一厘，用来贬值也不够。”

“她不肯听你，由挨骂。”

“六十岁的人了，死搅着钞票不放。”

听到这里，南孙深觉诧异，才六十吗，印象中祖母起码有八十九岁。

隔一会儿她父亲说：“房子会涨价的。”

“她手上有不动产。”

“不是她那些，我同她说时你也听到了，有两个大型私人

屋都要起来了，分期落个头注，到时包赚得笑。”

“地段也偏僻了，届时没有要，怎么甩手？”

南孙的父亲光头，连你都不相信我。”

南孙心想：这也怪不得家里上中下三代女人，他确不是一个值得相信的人。

“我自己去筹钱。”他没气说。

做妻子的净是叹息。

“我要是有本钱，我早就发了财。”

南孙险些笑出声来，这话，连十多岁的她，听了都有无数次了。

她打个呵欠，轻轻走回房间睡觉。

阿姨来了，住在酒店里，南孙带着锁锁去探望她，要用电话预约，她有吸烟的习惯，一进房，便嗅到一股幽雅香水混合着烟草的特殊气息，女孩子觉得陌生而诡丽，如一千零一夜那样，她们即时倾倒了。

阿姨很客气地招呼她们，把她们当大人，没有比这个更令小女孩感动的了。

南孙阿姨并非美女，但全身发散着一股说不出的味道，一举一动，与众不同。

南孙告诉锁锁，这些在欧洲住久了的人，是这样的。

锁锁说：“余不敢苟同，许多在欧洲流浪的华人，垃圾而潦倒。”

阿姨听到，微笑说：“他们搞艺术，应该是那样。”

锁锁大胆地问：“请问你做什么呢。”

“我在伦敦西区开了一家店，卖东方小玩意，我是个小生意人。”

南孙飞过去一个眼色，象是说：如何？告诉过你，阿姨不是普通人。

“快要毕业了吧。”

两人不约而同的回答：“明年。”

阿姨感喟：“你们这一代，真是占尽天时地利人和，只要依着黄砖路走，很容易到达目的地。”

锁锁问：“绿野仙踪中黄砖路——难道生活象历险记？”

阿姨说：“刺激得多了。”

锁锁看着她的面孔，猜不到她有几岁，外表不过三十余，但心境觉颇为苍老，好不突兀的组合。

毕业后打算做什么？

南孙说：“读了预料再说，拖得一年是一年。”说完自己觉得再聪明没有，先哧哧地笑起来。

锁锁说：“我想赚钱，许许多多的钱。”一脸陶醉的样子。

阿姨幽默的说：“无论做什么，立志要早。”

她们一起吃了顿下午茶，无论锁锁抑或南孙都第一次坐在这样华丽的地方吃点心，人都变得矜持起来。

大堂装饰是法式路可可，乐师在包厢中拉梵哑铃，四周的落地大镜子反映重重叠叠的水晶灯，桌上银器累累坠坠，白衣侍者殷勤服侍，来往的客人看上去都似明星。

南孙问阿姨：“这地方贵不贵？”

阿姨想了一想：“时间最宝贵。”

锁锁倒是听懂了：“偶而来一趟还是可以负担的。”

南孙说：“给你天天来，象办公那样，恐怕毫无太大意思。

阿姨点头，“都说你们这一代，比起我们，不知聪明多少倍。”

南孙看着锁锁笑。

“你们是真正的好朋友。”

南孙严肃的点点头。

锁锁问：“你呢，阿姨，你可有朋友？”

“从前有，后来就没有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人长大之后，世情渐渐复杂。”

“我不明白。”

“比如说，有一件事，我急于忘记，老朋友却不认相，处处提起，语带挑畔，久而久之，自然会疏远。”

南孙问：“你为何要忘记？”

锁锁：“她为何要提起？”

阿姨笑：“又比如说，本来是一双好朋友，两个共争一样东西，总有一人失败，你所得到的，必然是别人失去的，两人便做不成朋友。”

女孩子们不以为然，“可以让一让嘛。”

阿姨的笑意越来越浓，悠然地吸着烟。

锁锁与南孙面面相觑。

“有没有男朋友？”

他们从来不带我们到这种地方来。

“这是古老地方，你们一定有更好的地方可去。”

“不太坏。”

南孙忽然说：“阿姨，长大了我要象你，到处旅行，走在时代尖端。”

阿姨仰起头，哈哈大笑起来。

临走之前，她留下卡片中给女孩子。

“多么特别的一位女士。”锁锁说。

南孙说：“看她给我什么。”

是一支银制戒指，小巧的两手交叠在一起。一按机括，手弹跳打开，里面是一颗心，手握着的原来是一颗心。

锁锁欣赏到极点，爱不释手。

南孙看在眼里，“送给你。”

“不，阿姨给你，你留着。”

“你喜欢这东西，你要好了。”

“不不不，你戴着我也一样，千万别客气。”

“你看，”南孙说：“我们都不会为争一样东西伤和气。”

锁锁不语。她心中想，会不会这支戒子还不够重要，会不会将来总有更重要的出现。

南孙看到锁锁的表情，也明白几分，只是当时她想不出有什么是不可与人分享的。



她说：“锁锁考试时要不要到我处温习？”

锁锁仰起面孔，“要麻烦你的日子多着呢，不忙一时。”

她象是有预感，这句话之后，一连两个月。锁锁做海员的父亲音讯全无，款子也不汇来了。

锁锁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。

她同南孙说：“怎么办，我知道人的面孔只有额角鼻子才会出汗，现在我急得面颊都发汗。”

南孙笑，“你看你，或许有什么事绊住了。”

“唉，这么年轻就要为生活烦恼，真不值。”

“舅母给你看脸色？”

“没有，她倒不是那样的人，一句没提过。”

南孙动容，“那真要好好报答她”，锁锁啼笑皆非，好象你我一出道就荣华富贵，爱怎么报答人都可以，说不定我在打字房内耽一辈子，还得叨人家光。

南孙抓住她双肩，“你会打字吗，我倒不知道。”

锁锁说：“人家都急死了。”

“不怕不怕，大不了搬来我家住。”

锁锁不语。

区家是住不长的了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

舅母的大儿子中学出来在银行做事，不止一次表示希望约会她。

锁锁对于这个年轻人并无特殊好感，碍着是表兄，又住在一层楼里，所以才每天说“早”，“天气不错”，男朋友当中，